



记得十一二岁上小学时，中午放学和的小伙伴们一起回家吃饭，快到天池边，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声后，便看见一只仙鹤在池中扑腾，血染红了清澈的池水。我们还没有明白时，另一只没中枪的鹤腾空而起，在空中飞来飞去，来回盘旋，哀鸣不去。

大人们把那只死鹤带走了，盘旋的那只鹤至晚才披着如血的残阳，哀鸣着飞去。

从那以后，大家发现有一只孤鹤，每年都会都在池水解冻、青草发芽时飞来，落在池中草甸上，孤零零地站立着。若有人走过去，它会飞上天，盘旋不已，人一走又飞落，直到寒霜降临，草枯木落，池水结冰，南飞的大雁没有踪影时，它在半空久久盘旋后，哀鸣着飞向南方。

那只孤鹤，年年如此。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着过自己的生活，没有把那只孤鹤和当年池中枪杀仙鹤的一事联想一起，只是感觉有点奇怪，仅此而已！

时光飞逝，我每回老家，茶余饭后就要在池边转几圈，那只孤鹤总在视线里，常常看见它隐藏在芦苇丛中，人过去，飞向另一边或空中，人影一远又落下来。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看到的池中那一幕。

想起“鹤俦鸡侣”的成语，我便百度了解到：鹤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鸟，一般寿命六十年左右，长的要活八十多岁，有五岁儿童的智商，终身一夫一妻，不离不弃，相守不移。

我恍然大悟，我所见的鹤是当年那只鹤，就是那只飞走的鹤，每年准时来这里，是等候当年永远失去的爱侣，一等足足五十多个春秋。如今，我已年逾花甲，这只鹤也可能五十多岁了？

可怜可敬的鹤啊！感慨万千，一首《踏莎行·孤鹤》的词油然而生：朝朝暮暮，岁岁年年。目断天际候君还。白头相守誓犹在，索命枪声香魂远。

漫漫绵绵，凄凄惨惨。只影万里谁陪伴？无穷无尽惟相思，此山此水肠寸断。

夏日的一个傍晚，侄儿陪我在池边转悠，我又看见了那可爱的灵物。见它远远地立在草甸上，看着我们，也许它熟悉了我们的身影，知道我们不伤害它，也许它老了，不再那么灵敏，没有飞离。

夕阳西下，远望，太子山默默矗立着。白云悠闲地飘移，油菜花金黄金黄的，镶嵌在无边无际的绿色中，池水澄碧，波光粼粼，白莲盛开，锦鲤游泳。几只喜鹊嘎嘎不已，在柳树上吵闹，杜鹃声此起彼伏，给寂静的乡村增添了许多生机。那只灰白色的鹤静立在摇曳的芦花中，勾勒出天池一幅凄清绝美的山水画。

我把所了解的关于鹤的知识及这只孤鹤的故事，讲给侄儿和朋友们听，大家都唏嘘不已……



◇驮夫

秋天

秋从夏的手里，接过接力棒，让炎热渐渐遗失，让清凉匆匆忙忙。扛着丰收的季节，拉着成熟的境界，献出灿烂的笑容。

走在临夏环库观光路上。秋风送爽，五谷飘香，眼前是一片金黄青绿抹红的田野，玉米苗株棵棵茁壮，麦穗粒粒饱满。环库公路旁的果园长得十分旺盛，梢头两面红、铁梨、歪把子、粉桃、葡萄朝着游人欢笑。“两面红一元一斤，粉桃二元一斤，包谷一元八个……”叫卖声在马路两边此起彼伏，还有辣椒有红有青，个个削尖脑袋露出筐。花椒地里，一串串“红珍珠”挂在树上，“花椒怎么卖？”“湿椒一斤五元”。采椒的母女俩，热情地报价，并声明没有带秤，自己凭良心抓，跟她们聊，得知她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俩女一男），眼前帮母亲摘椒的在甘肃民族学院上大二，家中的二女儿在临夏回中上高二，小儿子在家里上幼儿园。她笑着说：“今年收成好，生蚕豆赶时（煮着吃的时候），一亩地卖了近一万元，两面红果子卖了六千多，花椒估计卖个三四千。”路过向日葵地，那个向日葵头像锅盖那么大，正在花期；有一位东乡族妇女在宣传她家的玉米和洋芋，还专门从家里煮好，带到马路边上，让游客品尝，煮洋芋散得确实像莲花，蜜包谷甜得要粘牙。一品一尝，一车包谷棒，还有三袋子洋芋被游客抢购光。农民在阳光下挥洒辛勤的汗水，大地回报农民满满收获。

秋天是吉祥的季节，是喜悦的季节。如诗如画的黄昏，一抹夕阳映红了莲花码头，有一对情侣，驾一叶飞艇在追赶晚霞；有一群大雁翩翩地飞起来，越过滩上的芦苇荡。

乡村振兴新农村，规划齐整的红瓦白墙，农民而今的生活今非昔比。在这丰收的季节，在秋日黄昏的衬托下，更显安康辉煌。

◇毛立军

胭脂湖畔花正红

南边的群山起伏连绵，山脚下有三条弯弯的小河，被山川相隔的她们善良而勇敢，潺潺流水滋润着沿途美丽的胭脂三川，淌过了千滩和万险后，在一座迷人的小城邂逅。胭脂河和苏集河从小城的東西两侧向北行走，中砥河从城中穿过却急不可耐先向东侧身靠近了胭脂河，她们匆匆穿过了小城，终于在小城的正北汇合，三条小河汇聚成了一条美丽的河流，叫三岔河。三姐妹手牵着手儿密语交流，一转眼在城北汇聚了一湖长长的清流。

晚霞映在水面上，一座秀丽的亭台矗立在汇水口的中央，三座五孔拱桥弯起优美的身姿，从亭台处匀称地连接三段弯弯的水岸，恰似一朵娇羞而刚开三瓣的莲花，在这微波荡漾的碧水中尽情绽放。湖水与两岸的路像绚丽的彩带，飘荡在绿树茵草涂染的背景色上。其中主色是脉脉含情流淌的碧水；辅色是对称陪伴碧水的四条平行的路，临水的路较低是浅灰色，并排的路较高被涂上了鲜红的胭脂；点缀色是错落布置的亭台广场与绚烂的花海；分割线是汉白玉栏杆连起来的长长的线。无限风光被许多蜿蜒的小路串联在两岸的主路上，却怕良辰美景会追随潺潺流水而去，又被一根根精美的栏杆整齐地固定在碧水身旁。

沿着东岸一条铺着卵石的小路行走，感觉像走进了植物园：西府海棠、法国梧桐、银杏树、火炬树、七叶树、云杉、枫树等不胜枚举；又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路上熊大熊二、哆啦A梦、蓝精灵、长颈鹿、恐龙、斑马、松鼠等形象跃然在草丛中，让人倍感温馨可爱。在这热情的时节，各种树木在绿茵茵的草甸上或在缤纷的花海中幸福地生长着，树叶大小及形态各不相同，绿意由低到高层叠晕染，无边的绿色就像连连的荷叶碧绿而无穷。绿树深处空气清新宜人，几处凉亭被一湾浅浅的水沟缠绕，水沟上深褐色的木栈桥七拧八拐连着两边幽幽的小路。水沟被野生的干屈菜包围着，几条金鱼依偎着青青的水草，一动不动似乎倦意朦胧，各种虫儿喜欢在茂密的草丛中集体合奏，那不绝于耳的虫鸣声却情有独钟。

小路通向一处美丽的广场，眼前一道高高跃起的水柱似白龙腾空，音乐喷泉里一道道水柱扭动着身姿载歌载舞。傍晚的广场是孩子们的乐园，成群结队的小孩在音乐喷泉周围和旁边的风车隧道内恣意玩耍，一起追着、叫着、玩着、闹着，用嘈杂而明亮的叫声唱响欢快的暑假，那溅起的水花也学调皮的小孩一起蹦蹦跳跳。忽然一只贪玩的苍鹭向北飞去，快速扇动着翅膀好像在寻找回家的路。晚风轻吹来一阵阵迷人的花香，周围一大片鲜艳的花海正含笑怒放：矮矮的牵牛花与孔雀草精心交织在一起，用鲜艳的色彩织就缤纷的地毯；香水百合多情依旧，娇艳的妆容散发着馥郁的芳香；金光菊烟熏妆的脸上，始终绽放着灿烂的微笑；玲珑而迷人的醉蝶花，像无数彩蝶在风中翩翩起舞；淡雅而浪漫的马鞭草，似薄薄的紫烟在湖畔萦绕。游人在花丛边留恋忘返，被芬芳沉醉了的心房，好像回到了恋爱中的模样，纷纷用手机记录下这温柔的脸庞，一颗颗小小的红心已在眼前飘扬。

一座蜿蜒的小桥通向活力满满的对岸，健身场地周围人头攒动，各种球赛正在激烈上演。年轻的身影个个身手矫健，青春的脸上飞扬着自信的光芒。羽毛球在挥洒的汗水中凌空昂扬飞舞，乒乓球被不断加速旋转着各种优美而诡异的弧线，足球在一次次冲锋陷阵中还在努力寻找开门的钥匙，篮球在凌波微步与百步穿杨的比拼中不断潇洒入篮。不远处的舞台周围坐满了观众，几位年轻的红衣女子手持着一根青绿色的马莲绳拦路引吭高歌：“莲花山的蝴蝶路，太阳上来火炼呢；你像牡丹打骨朵，我像黄瓜扯蔓呢……”那嘹亮的山歌如醇香的美酒热烈而奔放。莲花山下爱唱花儿的百灵鸟们，田间劳作时忙里偷闲，一年一度从四面八方奔赴魂牵梦萦的莲花山花儿会场。长长的马莲绳把花儿歌手拦在一起，大家用家乡亲切而朴实的方言，对唱着彼此心中至美的情感，一起漫着悠扬的花儿在青山绿水中盘旋。

夜幕下的胭脂湖畔更是霓虹璀璨，水中那朵巨大的莲花像盏被点亮的宝莲灯而光彩夺目，瞬间照亮了堆砌满五彩宝石的长长的堤岸。此刻清风徐来，夜空繁星点点，一轮明月在头顶高悬，湖畔周围一栋栋高楼灯火阑珊，古朴的水车慢悠悠吱吱旋转，小城的夜色在波光粼粼的倒影中如梦如幻。远处的山峰像汹涌的波涛被无边的夜色凝固，那山顶旋转着的一道道酷炫的光束，是远山在抒发内心的澎湃。三岔河水也被这美轮美奂的夜色惊艳，那水面泛起的一朵朵小小的涟漪是不小心在轻声惊叹。这流光溢彩点燃了城人的热情，月色下纷纷涌入城北才开始游玩。

◇陈缘

角落

生活中有很多曾被我们忽略的爱。记得去年冬天，较为寒冷，加上冷空气突袭，走在外面，风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

天气变冷，奶奶便从老家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同我们一起生活。奶奶沉默寡言，偶尔也是有话的，但少，不愿多说。她总是一人，独来独往于县城和老家。

这次来，好像时间在奶奶的脸上和发丝间停留得格外明显，她再没有和先前一样将头发染黑，而是顺其自然，满头白发让人看在眼里，多少有些刺眼。

不知不觉，我已比奶奶高了不少，她好像是“小人国”的一员，总是让人感觉弱不禁风。

但她，更是孤独。在老家，她总会操劳些家里的活儿，操心那两亩地和果园，与邻居串串门、唠唠家常，每天充实而快乐。但到了这儿，对她来说，的确是无所事事。

县城的家里暖和，电器一体化设施齐全，奶奶顶多做些洗洗菜，淘淘米一类的小活，其他都有爸妈照应，奶奶完全可以歇歇脚不用干。

要说看电视是放松的娱乐活动，但对奶奶来说，反倒是无聊乏味。电视里“咿咿呀呀”播着经典戏曲，奶奶却在沙发上半眯着眼，俨然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奶奶耳背，通常和她交流是“分贝交响曲”打头阵，得靠提高声音，把语句捋顺，老人家才懂。

奶奶日渐落寞起来。午时休息，她搬着一把小凳子，拿着针线盒，坐在客厅阳光充足的地方，开始缝缝补补，多半在为鞋垫打样，一些花色繁多的绣垫。往那一坐，就是一下午。

“妈，您怎么才来几天，又要回去？”爸爸看着整理好行李的奶奶，不解地问。“诶，我回去啊，家里还有点杂活没处理，我不放心……过些天再回来……”她絮絮地说道。

我知道，她这一走，又不知是什么时候再回来。看着奶奶放在房间还未收拾好的衣物，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奶奶总是放不下老家，在我们小区附近，奶奶也有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电梯房，房内干净、明亮，阳光充足，爸爸妈妈给添置的床、衣柜都是纯实木的，冰箱、滚筒洗衣机是西门子的，室内还有不少绿色植物，比我们住的房子还要温馨舒适。“你奶奶年纪大了，如果室内不环保，对身体会有伤害的”，爸爸这样说过。可是不知为什么，奶奶根本没有把这么漂亮的楼房当作宝贝，在她看来这就是个住人的地方，与老家相比，她还是喜欢那里，那里有她的熟悉的一切。在城里，她总是有些寂寞的。

气温一天比一天低。奶奶日复一日地做她的针线活儿。我说：“留下吧，奶奶，老家多冷，全家在一起过年，图的是热闹！”她笑笑，也没应声，我默认她应该不打算回老家去了吧。

冬至节那天，一家人吃了饺子。爸爸像小孩子一样兴奋：“今儿可是冬至，晚上吃啥？”于是妈妈专门买了些鲜牛肉，做牛肉饺子馅，奶奶同我们一起包饺子，饺子下了锅，满屋热气腾腾，全家又说又笑。俗话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直到现在，那天的氛围还让人留恋，以前曾被忽视的细节，在一点点被拾起。那天，奶奶离开了。

晚上，我打开家门，发现那个熟悉的人影似乎还在……“过些日子，再回，太冷喽”。她的话还回响耳边。转身，仿佛她又在厨房里同爸爸妈妈一起做饭。一束灯光，打在她脸上，很暖。

◇牧雪

太子山（外一首）

耳子山

在大西北以西
鹰骨堆砌的山峰
踏着云梯细数扶苏的皱褶
风蚀的剑戟
红缨纷落
秦太子襁褓的战袍
愁白了头发
在风的垭口
裸露的骨骼
赤裸的誓言
槐树村关口的槐花谢了又开
依旧在青薇的门户
在雨雪中站立了二千年

六国一梦
拓疆的勇士
再也听不见鼓角争鸣
看不见狼烟烽火

今天牧人用牧歌围猎高原的辽阔
再靠近点看见雪莲的身影
山里汉子用花儿의歌抽打流浪的白云
在北纬35度
在450毫米降雨线上
和政啊
用一柱檀香点燃黎明
和着颂词
走向天空花园

蝴蝶的羽衣
姑娘的裙裾在山梁起舞
养蜂人放飞甜蜜的梦
塬里人啊
用牡丹做词曲
唱着花丛里的憨墩墩
八坊的人啊
夜里睁着眼在袖筒盘算明天的买卖

◇谷麦

一曲牧歌万人唱，
重奖健蹄高质量。
种养皮毛产业链，
美食电商响当当。

羊肥牛壮粮改饲，
科学养殖增效益。
立足优势兴产业，
大夏河畔竞辉煌。

◇张平生

人说河州好，
花儿与少年。
流清原野润，
木秀鸚鵡翩。

雅韵承千古，
和风化百川。
更添骚客意，
椽笔谱新篇。



◇沈华维

兰州西行过古狄道

山花摇曳正秋高，
古道胭脂入望遥。
满眼清风徐入座，
窗含细雨过临洮。

◇李葆国

草长沟木屋

山谷云疏牧草长，
几重木屋自成庄。
栈桥曲折人闲度，
直上瑶台消夏凉。

◇尚墨

广河行

怀抱古今何问天，
两河不息未知年。
齐家故里生新韵，
大夏长留仰古贤。
漫说乾坤异相数，
细推日月自迁延。
桑田已作文明始，
但见牛羊遍阡阡。

◇张云文

广河感吟

周环钟鼎广通襟，
渺远浑风吹到今。
太子寺前官柳翠，
齐家坪上玉光沉。
唐蕃古道开天路，
集市新城揽客心。
往事千年三刻会，
烟云散处一钩金。